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泉集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若

華泉集卷八

明　邊貢　撰

箴

雪厓箴有序

少叅白先生素秉真氣其在地曹故多所建白也忤當道出判永平已而同知登州事其在登也見山之厓積雪皓如曰是其類我矣

因以為號蓋未幾提刑河北又未幾而叅佐
湖南其真氣眡在地曹時益厲也某惷坦無
似固嘗私淑先生而先生之心亦某所素知
虞其邁閱於羣小也故作是箴以獻且自警
焉

峻彼曾厓有凝其雪峙于海邦于截于潔其潔伊何如
練斯張其截伊何極于旻蒼有嚴君子既正既固心之
樂之載瞻孔慕寢興反側天威是懷匕操于雪倫行于

厓厓既截只雪既潔只人之望之孰不懾只孰不懾只厥維嫉逆先民有言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汚不見是圖亶其然乎

省菴箴

秋官郎中人登劉君美之以省菴名其室乞扁于少司冦豫章李公示警也弘治甲子冬有銅仁之命挈其扁以隨曰吾將朝于斯夕于斯雖之蠻貊不可棄也邦人太常博士甚

代為之箴其詞曰

身之不省其過斯永省之不戒其患乃大毋易毋煩曰省吾言克慎克正曰省吾行匪棟匪梁以心為堂堂乎堂乎吾與爾偕行

銘

泉硯銘

我石汝琢我泉汝銘無絶其源我心汝銘畜之池盈放之川行我詞汝銜

朱硯銘

堅白者石圓方者池中渥者丹我其用之

頌

四封録頌

維淵孕珠維川緼珍維璦有潘生此四臣維此四臣既才既良維國是匡維邦家之光維選維旦曰官度支錢穀維司出内是宜維珍維鑑廷尉是職兩都平反無縱無抑天子汝嘉錫典乃降叶呼工反一之云多矧維四封四

封赫赫賁爾黄髮龍章鳳題萃于旬月於赫明恩受言

享之人亦有言維報視施彼美四臣無競維烈肇揚清

芬永勵臣節

贊

順菴先生像贊

裕乎其情肫乎其誠無泥無譎罔隨罔迎不揭揭以示

高不激激以競名常道是安皎然玉瑩有儼斯真来者

景行顒若厥占有孚大耳伊誰不曰彼中立者其順菴

之先生也耶

杜蕡贊

臣蕡調飲臣蕢亦飲酒生黴波天風凜凜子卯不樂君臣始終爵亡言存千古無窮

石祁子贊

冠珮則兆吾弗敢知吾所知者吉凶異儀或兆或否偶邪非偶大哉禮云臣子常守

紀叔姬贊

國亡君亡吾將何歸父母邦魯先君廟鄭歸不于魯而鄭是依嗚乎賢哉其紀叔姬乎

詩餘

酬江月　贈柴二尹廷相

山城雨過望青郊迢遠碧山連屬岸旭林霏縈還帶回首屢看僮僕白石橋邊蒼松澗底冉冉雲相逐野猿泒鵂晚來聊伴幽獨　幾度夢到江南畫船簫鼓夜傍蘆花宿烏帽錦衣呼唱處猶似當年拘束布衲綸巾芒鞋

藜杖無寵還無辱閒覰塵世幾人能此知足

鷓鴣天 荅華生德益

相見真能慰渴心坐同枯槁得春霖停舟共試橘中戲步月聊為河上吟 汀草碧渚花沉起揮焦尾奏商音一從京國分擕後夢裏閒来直到今

滿江紅 壽王總戎

文武全才人盡説洛陽留守四十載始終臣節堪垂不朽月斧早分蟾窟桂霜旌晚掛營門柳抱絲桐何處訪

知音山中友　宣政殿談天口扼胡嶺搴旗手到如今都付野花村酒龍馬不教金勒控鵷鸞未許凡禽偶問先生得似古人誰東都叟

千秋歲 送華文光歸省

端陽前後正是歸時候微雨過溪山秀招摇蘭棹艤剥啄柴門扣江鄉裏陰陰夏木園清晝　堂上人依舊好事偏相湊前歲景今年又狂歌風入松笑指雲生岫東海上鸞書還報雙親壽

踏莎行 題畫

露濕春莎草生芳甸漁舟迤邐依山轉斜光明滅照村墟綠槐深護幽人院　小柵鳴雞古梁巢燕柴門不鎖逢萵徧問渠莫是武陵源一溪流水桃花亂

蝶戀花 次韻送别吴白樓

亭上雨来人欲去為怕離聲不近芭蕉樹芳草碧雲凝望處願生雙翼誰能許　萬疊衷情那可賦風柳如烟蕩漾絲千縷白鴈嗷嗷江館暮醉中愁見吴山路

華泉集卷八

華泉集卷九

明 邊貢 撰

文集

封事

言邊患封事

具官臣某謹題為急處邊患事近該大同鎮守等官題稱邊患復熾等因奉聖旨這所報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

遵除抄行外臣看得一本之内五日之間共計五十七次事勢異常誠有如聖慮之所及者臣惟将士無功責在主兵今日之事不暇遠舉請以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右都御史史琳節次奏報之詞論之其捷音本内開稱官軍對敵計出萬全現在已邊境寧謐為萬萬年無疆之休矣今旋軍一日而大同即化為戰場臣不知所謂萬全之計無疆之休者何在也其旋軍本内開稱議留總兵等官吴江等十餘員於大同各路分布周密防

備戰守苗逵等復回宣府節制隨宜調度今敵入如蹈無人之境臣不知防備戰守隨宜調度者何在也及查前項聲息本內有殺人者有傷人者有搶人者有剽掠頭畜者有蹂奪田禾者有四散駐劄拆我邊墻者總而計之四十餘處而往來出沒者不與焉然此特所知者耳其知而不報報而不盡者又不知其有幾矣臣愚竊料彼先因小捷誇張過實故為虛詞以遮飾耳若果將領分布周密何至貽患耶臣又查得先次吳江劉祥部下

千戸戴賢等所獲賊首一顆苖逵等即稱係彼議調夾攻勦殺之數夫官旗之績既可以坐收則地方之患當誰任其咎耶况賞罰者主兵之大權賞罰不明號令不行苖逵等一獲微功各領家人子姪苖翥史鶴朱天麟報捷希寵其軍門之賞罰臣不悉知以是觀之無怪乎將士之解體也伏望陛下上計社稷下憫生靈特勑多官會議將苖逵等取回治其欺妄失事之罪以懲後人別推内外文武大臣素有猷望者數員列名上請簡命

三員前往二鎮以代其事惟須將領京營人馬就擇彼處堪任將官管領尅期勦殺務在成功則雖失之于前猶可收之于後也若再令日寫勅明日切責臣恐秋高馬肥敵勢益熾人民漸空城堡難守意外之患豈惟不敢言而亦不忍言矣此事先該戸科右給事中張弘至具題于時聖意將從其請臣之愚昧亦嘗論之已而因有捷報未賜施行臣蓄憂于心不敢再瀆令大同殘破果至如此盖被髮纓冠往救垂涕泣而道之秋也故不敢

輒避讐怨復以上陳惟陛下少垂聽焉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緣係急處邊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疏

乞終養致仕疏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臣邊某謹奏爲乞恩致仕以便養母事臣見年四十二歲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臣父止生臣并臣弟賦二人正德六年臣父病故後二年臣弟又復病故臣與臣弟俱未生有子

女臣上有老母不止臣身內無所託後無所承零丁孤單宦心銷減但臣年力未衰不敢遽甘丘壑以此奉母就官強勉供職豈期臣體綿命薄到官數日痔瘡遂發久臥床褥備嘗痛苦醫更十餘藥百劑病雖小愈根竟未除又兼考校生徒坐必盡日前病遇勞則發遇發則眠去年科舉取試士觸暑冒濕風雨靡停積勞成虛積虛成損臣痰火舊疾遂致併作怔忡眩暈寢食兩妨臣母見臣孤身多病亦遂憂畏成疾臣欲日在膝下奉寬

母懷則有瘝官廢事之誚臣欲歲歷境内盡心王事則有倚門噬指之嗟臣之進退實為兩難兢惕所迫前病愈深春徂夏交病形轉劇尅期考迎屢發屢止是臣上無以報國下無以娱母是悒日竊禄而久妨賢路也臣曩誦匪躬之文味四牡之詠以為回車九坂不若捧檄動色蓋子有以忠為孝親有以離為樂者臣今所遭實出其變離不足以揚名顯親病不能以移孝為忠則何益矣況臣踰强無子宗祀如綫勢至孤危如蒙矜憫乞

勑該部放臣致仕歸里調理前病奉侍老母以終餘齡

則未死之年皆感恩之日也為此轉某人謹具奏聞

患病乞休疏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邊貢謹奏為自陳患病自劾不職

乞恩休致事臣東鄙野人麤習章句濫竽科第歷轉今

官於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陛辭南行途中因感風

寒舊患痰火胃痛偶爾大作沿途訪醫服藥不效只得

兼程便道抵家即請德府候缺良醫胡嗣廉登州府蓬

萊縣醫士毛翔議方調治比因爲急於赴任過用凉劑以致元氣大傷脾胃虛損飲食日減病勢日增腰足痠輭頭目虛眩四月以來水瀉不止五月以來轉成痢疾臥床日久未能起步臣思一身之恥諸疾交攻未老先衰浸成殘痼方欲具本奏乞致仕五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文該吏科給事中劉世揚等具題爲催促南京法司堂官赴任脩舉政務事節該奉聖旨你每說的是南京法司係是問刑緊要衙門近日推補堂上官員往往

便道抵家不行作急赴任以致推鞫無統獄囚淹滯好生有負委托且不查究邊某著吏部行文催促上緊赴任等因欽此備咨到臣臣惟言官論列區畫周詳可謂深事宜仰上心者矣荷蒙聖德包容不即加誅止令該部移文催促真如古人所謂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殞身粉骨何以為報臣今五十四歲入仕三十四年虛受國恩涓埃未補陛下龍飛之始拔臣草野之中七年之間五遷華秩何才何能堪以

收録重以明命赫嚴湛恩汪濊正臣鞠躬盡瘁竭力圖報之秋也但以刑部者邦禁之地侍郎者叅佐之官即使洞知法典明習條章之人尚有差忽如臣昏昏而多病必至僨事以干誅伏望皇鑒俯賜垂憐悃愊特勅該部查照近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瑹等災異自陳放回事例容臣致仕俾得專意調養以延殘喘則臣雖没齒敢忘天地之至仁哉臣觸犯威嚴不勝恐怖待罪之至緣係自陳患病自劾不職乞恩休致事理為此具

本專令義男某抱齋謹具奏聞

序

同年會別詩序

弘治乙卯秋八月山東之士之舉于其鄉者七十有五人焉曰張子行恕其最長者也既宴鹿鳴因語于衆曰士之同舉也四海之廣有兄弟之義焉是惡可無講也矧吾黨之士同茲土也耶乃始卜會于濟城西僧舍中僥倖有容少長秩秩陶然其為樂也丙辰會試禮部再

會于京師逆旅舍中其觥斝有容也少長秩秩也陶然之樂猶之在濟城也巳未再會壬戌乙丑又會而是七十五人者之中有為部者為寺者為衛叅軍者為學職為御史者為中書進士舉人者出處遷變錯然莫齊而其為樂則固未嘗不陶然也戊辰春三月其舉人就選于吏部者十有三人則皆美才也而顧皆領縣焉踰旬持檄將仕于四方凡我同年之在京師者九人醵酒殺以會别于逆旅舍中且卒爵張子行恕又以語衆曰吾

黨之愛也猶兄弟然然故是友朋也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今諸君仕矣可直陶然為樂已耶顧為之詩以宣其志然毋忘于箴也于是衆皆賦詩而以其最少者一人序而送之送者某子某某地人令為某地令尹序之者某官某地某人也

雲衢履歷後序

雲衢履歷圖者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正菴崔公之所自為也公嘗以告予曰吾少孱且病奉老氏教盖將終

身焉而幸通仕籍事四朝今且老矣每念吾身所以生之成之食之者恐其耄而遂忘之也爰自童子以至于今衰其事之可紀者二十四條圖且名之而疏其事于下其圖屬乎親者六屬乎師者一屬乎君者十有七他不與焉吾將朝于斯夕于斯觀乎吾親則不忘身之生觀乎吾師則不忘身之成觀乎吾君則不忘食之所自又將教吾之宗人與吾之為弟子者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全恩義以事其師也然是圖也白洲公題之石

齋公序之子其謂何予揖而進曰卓矣哉公之見也夫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焉而忠孝恩義云者乃孔氏之所以為教也公不居老氏而自附於孔門卓矣哉公之見也且老氏者孔子蓋嘗與之遊而問禮焉則其道固相近而公篤于是三者之倫亦可謂善學老氏而不囿于其教者矣宜二公之有取也予不敏退書所對于末簡以記歲月若公履歷之詳見于自敘者茲不贅云

登樓拱壽圖詩序

登樓賦者我巡撫大都憲矩菴先生之所作也何名乎拱壽志孝也曷志曰先生之仕四方也以别其大人公幾年矣是故董學於山東叅佐於江西而旬宣于湖南登高望逺則莫不有思焉而亦莫不有所志焉至是巡撫之命下則先生禄益厚爵益尊而所謂思者日益深矣乃於庚午之冬十一月某日南巡至於岳陽至之明日實惟大人公懸弧之辰其邦之賢曰中丞柳先生者

知先生篤於孝固不能無思也設供張具紙筆觴先生於其樓而登焉是日同雲布虚雪霰交下先生攬洞庭眺吳會舉酒酹江百拜稽首真若承大人之顔而親介其壽也于是登樓之賦作焉越明日放舟遡江而西巡於江陵客有以君山圖獻者發而䀹之又若指授登樓之事而爲之者也于是藩府諸王曰長垣曰光澤曰肅寧以及我巡按先生咸異其事爲之歌以咏之而以序屬貢貢不敏又弗文也樂先生有以悦大人之心樂大

人公有以享先生之報樂諸王公之有以善頌而善禱也謹再拜而志之

榮恩介壽詩序

正德庚午冬我矩菴先生巡撫湖陽則既為登樓之賦以壽其大人公矣比至荆而適有詔至既開讀則我皇上上徽號兩宫推恩臣下凡兩京未及考三載績者其親之階得與子同於是大人公之階由天官郎進而之中丞矣荆之藩王自長垣光澤而下聚而言曰維是中

丞既德且文用惠于楚之人而其大人則又躬受其封而口食其禄也此不爲異數耶于是繪圖爲冊大書其卷之端曰滎恩介壽又各爲之詩以歌之時我廵按清戎二執法先生者各以事至荊則皆曰是盛美也不可以弗傳也乃相繼而歌之繼而藩臬諸公有與者有不與者聞之則皆曰維先生撫兹土也憂衆人之憂今兹之滎恩而介壽也是先生之樂亦吾衆人之樂也則相繼而歌之下至縉紳士以及于吏民商工則歌之雖里

言巷謡不盡以獻而樂先生之樂者固百口一詞也於戲盛哉維貢之先大父昔官南都于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貢之出守又得為屬郡吏辛莫大焉故不敢竊自鄙遠以其冊之題分為四韻為短詩四章以歌之蓋貢之受愛於先生也有年而領教于坐右者亦親且久知先生之所以壽于大人公不獨于名位之間而已也故於篇中少見意焉不然則是僭矣

送虞部郎中唐仁夫序

予往歲爲黄門郎給事兵科監十庫之入凡十庫之藏者得縱觀焉其金玉鐵沙石丹鉛齒角革羽之物楩楠豫章桐栢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積之山如也就而閱之則伊威之與居蝘蜓之與親文鼠巢之網塵羅焉其實者蠹堅者脆利者鈍而光者晦矣而于其中見所謂金若玉者拭之瑩然扣之鏘然也予有感焉夫鐵也沙也石也丹鉛也齒角革羽毛也楩楠豫章桐栢也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也其始進未嘗不精且良

也而久之不試則從而變焉究其所遭雖有幸有不幸然獨司藏者之咎耶其為體則固亦有弗貞者也士之仕也何異于是養于家教于學簡拔于有司而進之于天子之庭固以為精且良其幸焉者為鏞為琮為棟為梁為國之武器以禦侮于四疆其不幸而伊威之與居蝘蜓之與親文鼠巢之網塵羅焉者不少矣求其不蠹不脆不鈍不晦者幾人也予有感焉唐子仁夫自進士拜官行人司副轉為司正凡十二年于兹矣再轉而為

南京虞部郎中虞部之掌者山林川澤之禁鳥獸之賦
而所謂金玉沙石丹鉛齒角韋羽毛之物楩楠豫章桐
栢之材弓矢甲胄刀劍戈矛盾之器皆其所有事也于
其行予有感焉故以是告之夫仁夫者是固能貞其體
者也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仁夫之謂歟

送皡齋先生序

皡齋先生既拜胙城訓導行有日閭語某曰吾弗偶于
世栖栖至今命也吾居鄉五十年鄉之人且不吾知他

又何求也吾行且遠去子矣子柰之何先生娶于貢之姑恒子眡貢而貢眡先生亦若父然夫安能已於言也先生少貧直不茍屈然貧也而安於貧先大父奇之故以婚媾先生治尚書能通其隱又能傳之人人以不昏昏也在學宫嘗與其同舍生四人者飲一人醉暮偕寢學宫時天大寒御火中夜火灼醉者之履烟焞焞滿舍至使人氣不得達也先生覺而起褫置水中反以水沃火火弗得延比旦醉者醒求履弗得顧見在水中乃大

怒詈曰吾醉也而寐也而非死也而何至火灼履弗覺也是必四人者之為之也償吾值則已否則訟先生卒與三人者償其直弗言也踰三年醉者將仕如京師别于先生先生曰子且仕矣昔學宫之醉也吾拯若焚而又償若履也子弗知也子仕矣苟若是民有弗寃者乎醉者驚愧以謝曰長者長者故凡鄉之人率以先生質直不屈為憚而不知其中有容如此而其達于政又如此也胙之風俗古稱重義鄉學彬彬有文得先生為之

師吾知後之數良師良弟子云者必自胙始而先生且有聞矣豈終弗偶者邪朝之諸大夫鄉之士舊與先生識與因貢以識先生者皆欲有以贈先生謂貢猶子也宜有以言嗚呼貢固不能已于言也

送董蘭序

縣之有令也昉于周官而其有丞也自秦始也丞之下有尉有主簿主簿尉雜起秦漢間然皆有分職而丞則貳于令者舉縣之事葢無所不當問也國家財賦之辦

倚于江南而馬政寄之江北故丞之設在北者多典馬而在南者多司糧丞有分職則自國朝始也太學生董君孔猗者故涿鹿人既選來謁予予見其體充充也而其容歛焉若有戒心者問其官曰丞也問其地曰蕪之吳江也問其職曰司其糧者也又磬折以請曰蘭得附于名公之門而有瓜葛也實惟有榮焉是往也亦惟弗職以辱名公是偲願有以誨蘭蘭將佩焉予應之曰令之仕者之為仕也得大縣以為喜其得江南也則尤喜

也夫縣大則民多而江南則民富其喜之也將以利之也若曰才可以有為而以其地足以施布之者上也民多而賦易就以不勞其躬者中也利其有而取之者下也則未有不敗焉者也蘇州為府甲天下而吳江又其屬縣之大者孔猗之往也宜大喜而乃愳焉其容斂焉若有戒心焉則吾知其必有成已孔猗才雋而器宏端雅藻飾足宜于民家業裕不利其有又年甫強仕其進而之通顯也有餘地則吾知其必有成也已孔猗勉哉

送柴少尹還無錫序

少尹初仕無錫也予嘗為丞說贈之丞之說無他辭盖所以處其民與令尹之道也少尹仕無錫一年所錫之令尹甚安之以語人必曰吾良佐貳良佐貳今年五月受太守命督運來京師錫之諸大夫仕京師者則又亟稱之曰是吾良有司也吾鄉人莫不言也於戲若少尹可謂不予負已常州故江南大府其統縣凡五輸運之粟歲凡若干萬而錫又最大且繁少尹之來也實兼其

四縣之運而總之乃不勞而事集也于是司徒公進之于庭而嘉賞之以勵其衆曰是錫之丞也是能總其他縣之運者也而又不勞而事集也是可式也令夫尹安之也諸大夫亟稱之也司徒進之庭而嘉賞之以勵于衆也是三者之譽也得其一人以為難而少尹何以有是耶曰勤而静順而道惠而慤而已矣順非道則諛惠非慤則偽勤非静則瑣瑣者事弗集偽者人弗孚諛者君子弗説也少尹反是是以有三者之譽也雖然則既

有譽矣而弗終猶勿有也諺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勤也順也惠也少尹之所能也而弗恒則慇者變而偽靜者變而殰而順者變而諛也可無懲乎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是行矣

送楊氏子入武學序

宗人府儀賓楊侯天德之子曰承業者敏而習于文甚銳也正德丁卯年十七出而就鄉試試于御史御史奇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列之上列已而試弗偶踰二年侯命

之入武學見司馬大夫司馬大夫試其文則又奇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從之卜日以入入之前一日乃偕其伯兄承祖者來謁予承祖者予姨兄錦衣衛千戶天章君之子先承業一年入武學蓋亦嘗見奇于司馬大夫者也請于予曰惟予二子之父也與叔氏為昆弟則猶骨肉然叔氏視予二子則猶子也夫然則何以教我使旦暮勵乎予曰然徵是請予且將有以告也則問之曰武學之業也幾何曰有二文事也武備也文以文武以射

曰射有道乎曰有曰習之乎曰習之曰射何上曰中的爲上曰何謂的曰鵠爲的曰何以中曰内志正也外體直也持弓矢審且固也曰然則内志不正也外體不直也持弓矢不審且固也其亦有中者乎曰未有能中者也即有之則觀者譁然以譟曰幸也非正也子曰然子之習于文亦猶是矣夫文亦有的焉曰道也者文之的也六經者道之的也晰于理以正其志放于文以真其體㮚之史以驗之博之諸子以貫之夫如是有不審固

者乎有不百發百中者乎即弗中則觀者固將曰非正也命也孟軻氏之言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㲄學者亦必至于㲄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二子之所嘗誦也可無法乎夫二子者固上之人之所悅而奇之者也吾見子之中于的也雖然中不中無患也患無失其道而已矣于是二子出户充然相對以喜俯而拜仰而謝曰敬聞命矣

送忽子歸斛陽山中序

正德庚午七月斛陽山人來通判荆州至則病于履凡起若步皆需于人也居數日以其病之狀請于布政分司布政分司曰是視事未久也柰之何去下其狀不受明日以請于按察分司按察分司曰是尚未衰可以有為也柰之何去下其狀亦不受又明日山人庭謁免冠請益力于是二分司知其志不可敚也乃以其狀各上于其長其長以上于中丞御史中丞御史上于天官天官上于天子天子允之是為辛未正月命既下而山人

之病脫然去矣乃即日束裝歸歸之日荆之縉紳士與府僚佐以及于屬之吏民皆莫不嘆慕其賢而惜其去之早也乃相與設供張祖道于城之北郊曰華泉子者府之長吏也爵而問之曰異哉斛陽山人之為病也胡為乎仕而劇耶胡為乎去其仕而愈耶髮則鬒鬒體則廩廩起坐晏笑無異少夫然而固以病去異哉斛陽之為病也客有捧觴而進者曰子謂斛陽山人為真病者乎哉是吾嘗聞之矣其少也好山水之觀鹿豕是偕木石是

鄰視聲利淡然無與于中以故壯也而仕嘗尹于介休又倅于鍾離矣又進而守于中山而佐于邵陵矣去來南北者十有八年雖往往獲休譽被旌薦其心之思歸固如瘦人之夢不忘于起是以病于履今其歸也入其函谷之關曰是吾秦之邦也過其華之陰與灞之涘曰是吾秦之山與水也又指其斛陽之麓曰是吾少時之所居而遊耕而讀之所也有不洋洋而喜者乎夫人有思弗遂斯心弗紓心弗紓斯氣欝氣欝斯病思而遂則

喜喜則其心暢其心暢則其氣宣以達其氣宣以達則所謂病者脫然遠矣斛陽山人非真病者也華泉子曰世之仕也躬磬折黄韯而俯行跛曳而越閾病于踰垣喘呻以臨案牘若是者非真病也乎哉問之則曰吾非病也夫病也而以為非病也與非病也而以為病也之二者其為均矣而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于是諸客者各以大斗酌而飲華泉子曰歸請筆之郡乘以為仕者勸又酌而飲斛陽山人曰歸矣歸矣處之榮多于仕之辱矣

斛陽山人忽姓忠名蒲城人成化丁酉舉人荆州知府邊貢華泉子也

別唐子詩序

唐子舉壬戌進士乙丑拜秋官郎秋官郎號稱劇曹唐子居嘗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曰是有餘力也戊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為穀城令令之以郎官為者無弗戚戚也甚者恚而寢弗能飲食唐子得命則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又曰是有養者也不

然何以若是裕也踰旬唐子具車馬將辭闕以行京師之與唐子遊者數人皆觴餞唐子而太常丞華泉子其與焉問之曰令也者邑之主也夫既為邑之主則凡邑之人之饑之寒與疾若苦無所弗責也子則能會客賦詩奕棋以談笑終日也耶唐子引滿而酌以復華泉子曰是何其不知我也是何其不知我也于是數人者盡醉而別各為之詩以贈唐子而以其也序之

河南鄉試録序

監察御史毛伯温奉命之按河南也歲在正德丙子會河南鄉試届期至則嚴事肅官覈士程物咸集咸允及試庶寮職分内外惟貞棘扃鑰廩範防咸則亹亹翼翼無弗慎者某等文手是司亦日夜翻閲心殫目赤怠失是懇是時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振弛激頹士勃焉興前御史表宗儒先事飭務諳明有徴而提學副使邊貢鑒士惟式故士入者無弗材者也是故試也有不公憂者矣無私焉蒙者也故謄無潦草之書掌無混遺之

卷取無弗協之次列無靡程之文始而無罔恫之議終也而罔歉也而人人克焉若有獲于心者是故是試也稱獲人焉録也稱獲文焉心也稱獲公焉而諸事事者弗敢自謂其然也録成某序之曰夫試者科舉之謂也歷代求士孰非兹由而儒者則曰自媒者汚自售者賤夫棘圍而邏防檢其巾衣鈐縫糊名書易隙投凡此者士奚以應上之求而求之者亦奚使士此為哉然纁聘輪徵之徒固亦有引經飾詐曲學附人者矣而光偉峻

超之業如宋王李韓范諸人則又往往自科目中出故知儒言者非言心者也程朱二公教人初不使之舉業廢也第曰勿令奪志耳然朱公實亦科目中出斯不可以觀學乎哉夫天下有不可易之勢亦有不可易之學自選舉之法亡而科舉之制興于是上不得不科目設而求而士亦不得不科目應而出是謂不可易之勢研經以求心因文以彰學措功考業罔惑初志是謂不可易之學故曰易勢非時易學非士今仁聖之朝治融化

濡文禮陶士設科賓之不可謂非時矣非經不業切務則文斥浮屏華鏤雕靡尚士不可謂非學矣賓之于鄉偕計吏而上又不可謂非其應而出矣夫學出而必行者也士自今求初志如程朱教哉抑以科目為筌蹄將遂兎魚乎計也夫志士尚友近則景其鄉先生河南宋所都也實王李韓范諸人立業之地然二程倡心學又實起于洛伊士出將景之以行其學乎抑飾詐曲學者倫也且夫獲士者獲文焉耳不敢謂獲非士者獲公焉

耳士他日誠易其學諸事試事者將文馬公馬委矣士何以自委哉於乎慎哉慎哉是試也御馬監太監孫清以鎮守至工部右侍郎趙璜以治河至監察御史袁澤以清軍至刑部郎中馬文以録刑至工部員外張正蒙唐昇以考工至行人孫慎以秉禮至而河南諸司贊試于外者則右布政使胡玥按察使陳銓左叅政楊志學右叅政王震副使文皓韓俊左叅議宋冕右叅議石昭僉事何正王鏜李鉞韓廉閻欽而諸在内者録有姓名

茲不書云

孫生送行卷後序

贈行詩一卷凡若干篇盖朝之諸大夫為孫生作也生故鄒平人年十六入太學能脩其業有聲譽籍籍縉紳間故諸大夫皆内交焉太學五年入譯館為譯館生又能脩其業有聲籍籍也居六年業成而將仕乃一旦翻然曰吾久在外吾親老孰為養者不歸吾無以為子也即日上書皇帝闕下上憫其情而允之遂束裝歸諸大

夫相告曰吾屬在朝所內交者亦衆矣然少年而脩其業有聲譽籍籍如孫生者幾人也即有能脩其業有聲譽籍籍如孫生者然將仕矣而又能思其親遂一旦去者幾人也是惡可以弗有言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蓋在弘治丁巳春又十一年為正德戊辰生來京師會予遂旅中出其卷以相示已而愀然曰鄉也吾得諸大夫之詩也以為吾親榮吾未嘗以去左右今吾親墓木已拱而卷中之人有去者有死者有仕於四方者而

吾亦老矣而在朝者幾人也言既欷歔以泣予感其意為之辭以志之然又恨諸大夫之不及見其終身慕也

華泉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泉集卷十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若

華泉集卷十

明　邊貢　撰

文集

序

謝盛德章序 代田尚書作

醫以業鳴代不乏人而宋清名獨在人口下至庸夫孺子稱善醫者必曰扁鵲扁鵲凡此非以子長子厚之文爲之耶夫

越人之術神矣至其論病則曰輕身重財不治也由是言之非好利者歟清之市藥焚券不責報報者益廣且厚其治人固無異術也而人亦不泯焉然則術之神者固足多而輕利之大亦未可少也若令盛子則兼之矣可無傳乎四年秋八月子中子穗病下血煩憒不飲食與寢京師業醫者以十數環視莫措曰是瘵已不可以復起矣浹辰病且殆諸鄰人走眡焉曰胡售者盛道盛子至脉之笑曰無患也患在脾胃藥之得熟寢再藥之

思飲與食煩憒日益脫去血止不復下不踰月起矣予具金幣往酬焉盛子麾之曰不願也願得公之文以錫之煥煥幸托以傳則公之所以報煥者甚厚也嗚呼方穗之病也執予手而泣曰兒不可起也醫亦曰不可起也予行年六十有四矣境向暮前年而老妻亡去年而長子死焉而穗又病且殆當是時予之心何如也而盛子起之予之所以德盛子者豈其微哉乃不惟不厚責報也而且麾焉然則盛子之賢奚但異于今之醫也而

顧以文責予予不文不足以繼太史公柳子之筆以永盛子之傳然而盛子之所以兼乎二家者則固不泯泯矣盛子名煥姑蘓人其先世嘗有為御醫者受知宣廟君子以為能世其業云

壽朱母六十序

三年春二月癸亥為别山朱子之母之壽之辰君子稱焉何稱乎朱母從子也何壽之喜若曰非是母不生是子也故喜之爾其喜之柰何曰朱子御史也官于朝將

乞養馬母也聞之告諸朱子之父碧梧曰公不恒云乎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衣欲養盍止之碧梧止朱子朱子怳然欷馬弗果乞出稽淮南北之戎不踰年害寑而制興時歲侵人相食矣朱子請于朝力數若申包胥之告急於秦庭然者天王憫焉發倉廩以賑淮南北之民飲食必祝曰天苟有意于此土也必使我御史久厥時必使我御史之親康以壽罔攸懷

故君子以朱子不隳其職爲孝以母夫人不溺其愛爲賢無異稱焉已而天王召御史曰良矣御史衣子嘉爾績矣子亵有闕曷歸乎補之哉御史歸道出滁陽太僕正邊子貢謂其僚汪子錫牛子鳳吳子挺劉子樽曰樂哉美乎其朱之母子耶夫御史者郎官也進而上之曰大夫焉曰卿焉曰公孤焉有餘地矣六十者下壽也進而上之曰耋焉曰耄焉曰期頤焉有餘日矣母之年有餘日則可矣永厥享子之位有餘地則可以大厥庸奚

一名一壽而但已也可無頌乎于是汪子賦岷江牛子賦漢江吴子賦大别劉子賦南極邊子賦山之陽之篇命工者歌以餞焉觴於瑯琊之麓朱子賦北山之章再拜而謝曰衣也歸可以壽吾母于堂下矣

送彭子奉母還蜀序

鶴泉彭子舉進士之明年拜吏科給事中來南都居無何以昌言激上怒硫禄者數矣海内之士相識也與弗識也罔不稱之曰彭直諫云當是時也彭子之先君奉

議公沒若干年矣會大禮事進階奉政大夫而其母陳夫人者就養于官有宜人之封焉乃宜人思其鄉欲亟歸彭子請曰以身侍臣之願也上允之命下之日曰北川黄子小涇顧子者彭子之同官也偕野史氏往賀焉彭子盥沐布香几於庭向闕拜曰大哉恩乎是吾君之賜也起而登堂拜宜人曰榮哉遇乎是吾母之賜也降趨而出進二子而拜曰樂哉歸乎是吾友之賜也野史氏疑焉問彭子曰子拜賜于庭何也曰某也顓愚夫也干

天之威震殛是虞乃優焉舍焉與之假往焉又虛位也而待之還焉非天王之仁聖有是乎哉故曰是吾君之賜也大哉恩矣又問之曰子拜賜于堂何也彭子曰子不覩于今之典乎具慶者與焉偏侍者與焉永感者戚矣非夫人之遐福也而先君有是哉故曰是吾母之賜也榮哉遇矣野史氏曰子之拜二子者則謂之何對曰同寅協恭聖謨存焉古人身雖外心罔不在王室也吾三子實相勉焉二子者在吾何憂乎哉故曰是吾友

之賜也樂哉歸矣野史氏揖彭子而拜之曰子言三也而三善備焉敢不敬乎由前之言是曰知報由中之言是曰隆愛由後之言是曰推賢推賢者公隆愛者孝知報者忠夫忠也孝也公也天下之大善也而君也毋也友也天下之大倫也子三言而三善備焉敢不敬拜

寄慶屋舟翁序

儒者之臨事也有經有權焉以權者通其變以經者守其常而已矣是故常可能變為難非變之難通之難也

變而不失其常斯善矣惟醫亦然南人之言孔子善焉非常乎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非變乎知斯二者能守也又能通也天下或寡矣若京口屋舟翁斯其人哉屋舟翁者姓錢氏名玉字宗玉别號屋舟令少傅邃菴楊公戚也弘治庚申閒公居北都官奉常予從遊焉知翁名踰二紀矣乃嘉靖甲申夏予來南都即病腫肢攣痛更數醫弗已也尋復作書以告公公戚然閔語翁曰門士也盍往眎乎翁至眎焉即啟囊出藥脉數甚否且變

矣不可以守經也為之吐焉下焉已又汗焉不越旬而予起然則翁也非所謂善通其變者乎乙酉翁壽七十春二月壽期屆矣當是時也西北邊有大警持久靡平詔起少傅楊公總制兵事刻期以往往之日壽之旦也少傅公以慶焉公世家之詳醫學之弘與壽考之道罔有遺矣其鄉之學士大夫尹德亨輩要予以言予復何言哉獨竊有深感焉夫不為良相必為良醫翁固弗斯忝也而世有用兵如用藥者非少傅公孰其當之公文

武並兼經權相濟儒者之能事畢矣有醫若翁俾司御醫淑諸人而傳焉則惠之所臨豈不廣也乃秘焉韜焉蔭庇一鄉無其知之者寡乎哉無其忌之者多乎哉予竊有深感焉傳語翁曰醫國者上醫可亟治裝行且有舉之者矣太倉公長桑君幸勿多讓是月二十八日某人書

賀譚御史考績序

未菴譚君興國州人也為武陟令者三年徵拜南京貴

州道監察御史為御史者三年考其績於御史大夫與天官卿御史大夫天官卿合辭書上考將獻於天子其同官者澶西王君時齋孟君輩徵予文以賀焉予往在正德丁丑間視學中州有來自武陟者述譚牧民之狀予曰是循良之政也必有去思又述譚君馭吏之狀予曰是剛大之才也他日必為御史今上改元壬午之夏予承乏奉常則君已御史久矣盖相聞也相知也凡五六年而始見焉既相見則君乃磊砢慷慨人也有大志

才調逸發事到即了然判去不足以盡廵西域又廵上江豪姦屏跡論者謂其風裁威望一時鮮倫盖雖小試不足以盡其才譬之昆吾湛盧剸以一堅鎧办立見不必虎豹犀象而後然也則夫天官卿與御史大夫之上考也其孰曰非宜哉夫天下之事言之者弗得行諫官是也行之弗得言宰相是也御史兼之予於君有賀矣是故百僚之臧否得言焉四方之利病得言焉庶政之得失得言焉不徒言而激之揚之興之革之次第畢舉

所謂才之不足以盡焉者將于是乎盡也顯丕績垂休聲寧止防一江視一城之可以稱述也哉予昔料君之牧民曰必有去思令武陟四鄉塑像而享祀之者八祠而又聞君之過其地也老幼男女爭以趨泣以拜如赤子得慈母于久失之餘斯豈聲音笑貌之能為也不亦中耶又嘗料君之馭吏矣曰必為御史而今果然不奇中耶乃心獨喜自負以為知人且自信其料于後者必如前之料于今者之能中也雖然且有告焉古之君子

之受知於人也必求以副之而圖厥終夷考其知人又必德望隆厚斯足以重所知之人薄如予也庳如予也而求副于君不已妄耶顧君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假人以見而予也因得以冒知人之知耳君其往哉予同官曰何栢齋者太史公也嘗紀君武陟之政播諸中州予不佞尚顧為君請傳以繼攬轡之後不知可不可也君其往哉

贈王君惠序

君惠名天禄安東衛萬戸侯某之子也甫弱冠來遊京師如湛盧出匣霜硎差差如大齊在盤光焰霍霍京師之人逆者目旋聽者耳屬皆以此奇之然亦以此疑之也一日以鄉土之故來見予於奉常邸舍與之坐而語焉有不終食知其為國士矣又一日客裝戎服遇諸都亭予驚問其以君惠曰天禄繼先廕將歸安東盖自是别矣遂與下馬坐亭上命執篚者解佩刀質斗酒來為君惠酌酒且酣視君惠之容皃然而其口隱然也予愕

馬以問不對再酌再問君惠曰天祿兒時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史家書見賈誼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長纓羈其王而致之闕下常竊慕之乃今蕭關以西雲中以北士未解甲餉不稅驂思欲當一校之隊突刃觸鋒乘危躡險一效須臾之捷以快其平生顧而未之得也金紫照庭牙纛就列暮酣絲竹曉獵川原荷上位忝重祿榮其軀以豐其體視天祿之心何如哉予以為取善于人以淑其身君惠之志大矣

然世有吳廷尉而誼之名始得聞于朝為之君者無武帝之賢恐終軍亦不得以成其美也以予君惠萬里之行基于此矣君惠歸而益深其所養以待之雖自貴且重不以效軍之求通然他日天子有問予固君惠之廷尉也君惠喜而起揖且謝曰行矣行矣時惠季弟之婦翁鄭聘君和者追送至亭聞予二人言謂不可無紀也遂書以為贈

送張允升序

髡者寢不脫冠刖者行不跣足内之不足故也内不足故外物能動之否則千金之寳視如泥沙車馬文繡充楹照庭而目無留盼矣爵禄名第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有欣戚于其間而自榮辱其身可也傳稱孔子其厄于陳蔡也有吾道非耶之嘆攝魯相而喜吾以爲此好事者之談非君子事也觀其言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在我命在天行廢在命何以欣戚爲哉此戰國好名嗜利者之爲非毋固必之

意也吾固知非君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孔子吾師也至考其行則合于孔子者幾希矣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始予幼時見允升于鄉序誾樂羣敬業貧無困色目識而心奇之後予試吏水部使江南過家而再見焉雖戰藝屢北之餘挺拔偉烈不少挫折如鄉序之見之也未幾予官奉常允升亦領薦卒業于成均習政于内監升名于天官而將仕焉居三載如過家之見之也今之人有得杯羮以自慶

失一錢而面赤不食者非不欲强飾其情内之不足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家食之于賔興賔興之于入官亦已殊矣然抑之而不悲庸之而不喜允爲君子之士也吾固知足于内者也合于孔子之道知而信信而能行之者也

壽支廷璽序

昔齊桓公伐孤竹還而迷用管仲計簡老馬脫其羈而隨之遂得道夫以蹺騰蹴踏一日千里成功行陣之間

老馬不能也至于達險夷辨岐路則馬之壯有力者弗與馬無他諳故也惟將亦然搴旗斬將恒存乎少勇之人而審勢識機乃在于老成之士秦穆公之襲鄭也不聽百里奚之諫取敗于殽始皇伐荊之役輕任李信倒戈于城父方二君之始意未嘗不以奚為淺知而笑翦之老怯也然茅津之誓頻陽之謝則固已顏汗肉慚無以自見而心服其神矣易曰師貞丈人吉詎不信哉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支公廷璽自百戶起家出入三朝以

至今日折禦衝侮勞勳茂著年八十健武如少壯人内典禁兵外督營務親甲冑冒風雨不以一日少休蓋庶幾所謂丈人者而報上之心未已也太史公與公同事既嘉其久且諳又喜其壽幸所親繪圖賦詩以慶謂貢儒生也宜序而祝之夫以公門第之顯恩渥之隆賓從之華子孫之衆福祉之光詩圖備矣敢喻以馬而進之奚翦之事若未有以為公祝者是乃所以大祝之也公其無曰儒生之言瀆以迂哉

頤晦林子詩集序

客有問於林子者曰孰使子身之晦也非行之獨乎曰然又問之曰孰使子名之顯也非詩之工乎林子謝不敢當已而曰固所好也客又問曰晦子之名顯子之身奚若林子不應則又問曰名且顯而身日晦已柰何林子笑曰終且晦何病焉有傳斯語於野史氏者且曰是甫之高士也野史氏以問石峰陳子陳子曰然誠有之其人也中退如也外儼如也其守確如其少也業舉子

文蔚如矣一再試不偶輒棄去徜徉歌吟于山水之間其詩也鏗乎其聲而澹乎其味也有孟襄陽之風焉幽情遐致閒遠蕭散有魏仲先之風焉行且來矣今年秋林子果携其少子者遊金陵委禽陳子之門明日偕訪于野史氏出其稿示焉野史氏讀之曰信哉其閒且遠也蕭且散也其致遐其情幽其味沃然澹而其聲鏗然和也考其人蓋有陳子言所未之盡者野史氏心醉焉謂林子曰凝人者必以其倫尚友者必同其志陳子凝

子於浩然仲先倫乎否耶之二子者兩逸人耳同在宋者有欽若氏焉同在唐者有林甫氏焉皆赫赫高位者也子擇所安易地而友於此乎於彼乎林子拂袖而起行且歌曰腐鼠饑鳶彼勢若權我章我篇廣樂鈞天寧玉而毀不瓦而全明日林子復訪于野史氏止而飲之酒且謂之曰嗟哉林子子之工亦至矣雖然子之晦亦久矣抑古有言詩能窮人子不求晦之脫而顧安之養之子之晦何時已耶然則晦子之身者即顯子之名者也奚止一獨行哉子曷安焉林子名嘉績汝儀其字願晦其號見素公之猶子也君子以為恬雅夷曠不愧其世業云刻其詩者嘉興守蕭君若愚石峰子門人也

贈福建右方伯鄒公序

正德癸酉春正月甲申山東左參政鄒公時鳴以吏部薦為福建右布政使命下而遂行行之日曰錫山秦公者公之同年也又同官於濟於是合藩臬諸公詩以送之而以序委予予昔在戊辰己巳間為太常丞而公為

戶科都給事中都給事中之與太常丞者班序相連也數望見顏色焉以晚進不敢親獨時時與周給事子庚者私瞰公曰淵哉若人其抱弘以深其質凝以遠也是公輔之器也未幾公為保定知府予往見焉退而又謂周子庚曰淵哉若人測之而益深也窮之而益遠也是其為郡也必有聞也居無何子亦出守不見公者踰年獨聞之道路之人言曰保定守賢甚他郡無能及之也其至郡也民安之其在郡也民歌之其去郡也民留之

而其既去也民思之不忘保定守賢甚他郡何能及之也再踰年予以家難歸則公已叅政久矣予再見焉退而思曰給事之官上與天子可否事而下與宰執相賓主他人處之易矜且溢而郡守者有簿書之勞有趨拜之辱部寺之吏或恥合焉而況于以都給事而行也然進之而叅政則辭勞而逸辭辱而榮可喜矣而公且休休焉于于焉一視之無所與焉其賢於人何如也繼而有令命夫誰曰不宜哉且叅政佐職也視令命為不專

郡守專矣或齟齬于上吏不得盡給事得言之而不得行之之權視令命何如也公往矣譬之岷山之江道瀘踰巴越涪萬歴灩澦委委盤盤東注于夔峽又東出于夷陵其汹湧汗漫澎湃之勢恒抑遏不得肆又東至于江陵又東至于漢陽而後抑者舒遏者平沛然而東之于海矣古語曰不止不渟不畜不流非公之謂與公荆人也予又為荆守皆知江者故請以江喻書以贈公又將別書以遺予庾庾他日公政之成位之崇幸再見焉

必以予言為有徵也

贈章興充省凡歸嘉州序

居者之安也出百里以為遠也自河北盜興則東西村之相望而弗敢過也乃章子興充者自嘉州以其大人公訥菴封君之命道夔峽越荆峴浮襄歷鄧涉宋衛曹薛之郊以達于濟南冒風露之苦犯白刃之險以省其伯氏者我郡侯先生也先生自戊午卒業京師壬戌舉進士官留都來守濟南葢不見其親者餘十五年乃下

車恒圍圍焉若有求然而弗之獲也若有望然而弗之及也乃與克一旦至則相與飲焉連榻共被凡封君動若息與其母劉宜人之所以偕壽而並娛者靡弗言也則變而圍圍者為怡怡也為愉愉也而郡侯之隱憂一旦去矣居三月與克歸我濟南學士大夫相與餞于城西之圃則謂之曰賢哉章子其來也以伯氏而其亟歸也以封君也伯氏慰矣封君其有問焉曰伯氏之吏也則謂之何於是章子者憮然莫之對也華泉子曰茈民

曰德厲民曰賊士鞅不云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伯氏之謂矣比出野聞百姓歌曰賊來勿走我有章守雖有蝗蟲猶有稻春夫道亢者我郡侯之字也章子歸而歌以侑封君之觴有弗忻然者吾弗信也諸學士大夫聞之咸曰是可以慰封君也已矣于是書之以贈章子焉

贈商氏二子序

商氏二子者同生子也傳稱同生子為孿子曰孿子之

相似惟其母知之乃商氏二子者之相似也即其母亦弗能知也是其所以為同者乃甚異也人見其同者之甚異也則相與期之曰二子者將靡適弗有同也乃既長而其業異焉其伯氏則從掾也而治刑書也其仲氏則治尚書而為學官弟子也正德壬申學官弟子試上列有餼廩之入其掾也則亦登仕籍有冠服之加焉人見其冠服之加也餼廩之入也則皆曰是升名之漸也而又同焉則是二子者終其身將靡適弗有同也則相

與喜焉又相與賀焉而告予曰二子者其生同也其貌同也其升名之漸又同也而業異焉他日者之就也其亦將有同乎否也予曰固也其終同也夫曰掾曰弟子云者其名爾也而所謂刑書與尚書者固相通也尚書以具治天下之道刑書以具治天下之法法與道無二焉其理同也國朝用人無方祖宗以來由掾而致八座固有之矣而股肱之任台輔之地則學官弟子者滔滔是也吾見二子之終同也即不同而名與爵者有崇卑

焉然而道足以為化也法足以為政也則亦不害其為同也吾見二子之終同也語載八士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夫八士者之傳也以其賢以其同生不以其名與爵之同也二子勉之其亦無負于同生者而後可也二子者伯曰經仲曰書經曰子正書曰子中子中者予友也予喜其升名之漸將有以贈之乃其同舍生李君輩則相與徵文焉予固不能他有所告于二子也二子勉之

慶壽詩序

慶壽詩者濟南諸士夫之所作也然則曷所作壽張母而作也張母居青城其子為尹青城違我濟南又出百里外諸士夫不其子之識也曷壽其母耶曰是其邑之人賈子者之為之也賈子居濟南交于士夫諸士夫無不善賈子者賈子者之言曰我青城有賢尹能惠于民我民戴我張侯綣綣焉若赤子之戀慈母也乃其母彭夫人既賢且康又臨于九袠侯之心實樂焉夫侯之樂

我青城人之所同我青城人之樂固恂之所同也敢再拜請以言壽於是諸士夫之詩作焉君子是以知張尹之為尹也施政之樂也得衆之深也賈子之仁也其懷惠也能勿私也諸士夫之賢也其稱人也能弗諛也語曰樂多賢友賈子有焉樂道人之善諸士夫有焉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張子有焉夫如是亦足以傳也已矣於是作慶壽詩序

壽都御史劉公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友山劉公致其仕之五年壽登七十七月二十一日其誕辰也前四日欽差鎮守山東總兵官劉公來謂貢曰予之在部伍也寔無所能焉而公奬進之以示于衆曰是國之干城也今日予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可乎貢對曰唯唯明日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公來謂貢曰予之在弟子員也實無所能焉而公奬進之以示于衆曰是國之梁棟也今予也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可乎貢對曰唯

唯又明日欽差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公來謂貢曰劉公之于予也則鄉人焉雖然亦予之鄉人也今茲之壽不可以無賀也子願予之文以壽之若何于是貢作而言曰公之在遼陽之與雲中也霜露之所蒙焉風霾之所侵焉勞心殫慮髮且就種種矣今之居於家也得無樂乎昔者邊儲匱竭外侮紛至狼煙突如羽檄交横當是時九重東北顧之憂何如也而公以一身任焉其經畫斡轉之機殿富安攘之功公固已收之矣

雖進之而爲列卿也何愧焉然且聞之古之大臣以知人爲貴公拔劉于部伍識李於弟子員中雖進之而爲兵部可也又進之而爲吏部亦可也乃不惟不可又從而聽其歸焉是果何爲者耶方公之歸也浩然如釋重負一身之外澹然無所爲謂之曰不樂焉不可也然又聞之功高而不賞未滿而先退與德盛而不報之三者有一焉皆壽之道也況兼而有之耶公之歸也結廬明湖之濵據山東之勝日以觀夫天地陰陽之運煙雲草木

之變消息盈虛之數而思昔之在遼陽之與雲中也如走太行如涉巫峽險阻備歷而一旦歸焉與家人閭里歡笑以遊是烏可無樂耶夫樂斯安安斯壽矣然則公之享有明湖如東山可也貢不敏獲從大夫之後而適歸于鄉幸公之登斯壽且有斯樂也敢因三公者之命而書之以畢私願且以為公慶焉若乃公履歷之詳勛業之盛所以重中國而風四夷者固人人知之矣

贈山西左方伯胡公序

襄陽胡子仕梁為右轄者一年晉山西左於是梁左轄南犍童子臺察豫章陳子率藩臬寮友賀焉當是時石峰陳子于麻城汪子平谷王子華泉邊子渠陽蔡子皆及席之客也觴行華泉子問焉曰藩臬者之缺也天官卿薦之奚必具二人名客有對者曰弗專哉又重選也華泉子曰藩臬者之選也孰有重于左轄者乎天官卿薦之奚乃一人爾也是奚謂弗專也客曰職均爾也華泉子曰夫左轄者宣右者倫哉竊聞之志者立政者也權

者行志者也時者達權者也左轄備焉奚謂均容曰胡子嘗為邑宰矣溧人懷之何弗政也嘗為給舍矣天下之弊靡勿言也何弗權也嘗為藩佐矣威行而惠流究業和焉何弗時也三者備矣華泉子曰夫宰有司府焉給事言焉行之者存乎人也厥時靡秉權弗達矣而左厥志靡伸政弗立矣佐有長吏焉厥權靡綜志弗行矣轄也者時我秉也權我綜也志我伸也三者備焉彼右轄者則猶藩佐云耳故曰左轄者非右者倫也童子陳

子越坐聞之謂華泉子曰斯不可以贈胡子已乎華泉子曰未也夫時者難值而易變也權者難恃而易移也政者難成而易隳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近之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此往矣是恒志之道也於是胡子喜而起浮白以酌華泉子曰敬聞教敬聞教請如故事命學官弟子書之以左右焉庶人知斯席也者不徒言笑宴好已也

涉封君輓詩序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朦焉徒據其需之者之文

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是詠物而已矣今之為輓詩者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為提刑為按察副使也嘗就養于梁梁之為宣政為提刑為軍師為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

年而卒凡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畀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為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兄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固逈于過其里而弔諸其墓者矣

送王獻可西歸序

秦王子仕于梁有母之喪既歛梁諸大夫弔焉王子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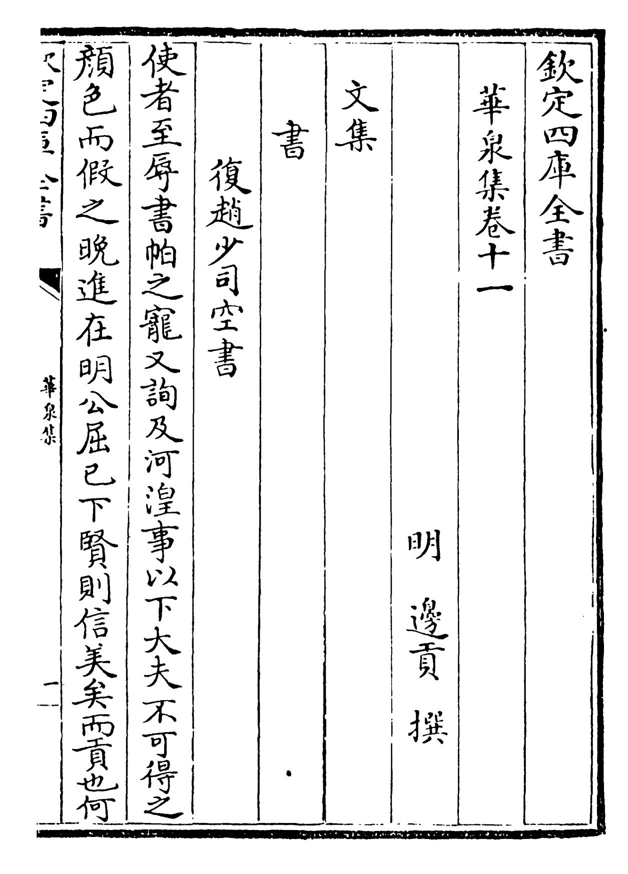
髮徒跣拜稽顙而哭曰天乎罪在不肖乃弗之殛以禍
于母安人母安人奚罪也夫諸君子乃胡肖不肖也而
臨誨也敢不拜辱厥明諸大夫贈玄三纁二王子斬然
哀焉降而受委于殯東拜哭稽顙曰哀哉敢重辱諸君
子臨然有䆳焉是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者歟雖然哀弔
備矣是知生之義也敢不拜德返之日布精輤車素錦
以為幄而行諸大夫咸引焉聚而曰孝哉王子可謂知
禮矣夫虞殯有歌焉古之道也魯臧子不賦懟憂乎越

陳子不賦風木乎晉文子不賦南山有栽乎於戲斯古之道也諸大夫繼焉緋者歌焉出諸鄭門之野渢渢乎若有望而弗之見滲焉若求而罔得焉王子倚扶而泣稽顙而辭曰仁哉夫子於毋安人者至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諸君之謂乎誨也敢不重拜

華泉集卷十

陳子不賦風木乎晉文子不賦南山有莪乎於戲斯古之道也諸大夫繼焉紼者歌焉出諸鄭門之野颯颯乎若有望而弗之見滲焉若求而罔得焉王子倚扶而泣稽顙而辭曰仁哉夫子於母安人者至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諸君之謂乎誨也敢不重拜

華泉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華泉集卷十一

明 邊貢 撰

文集

書

復趙少司空書

使者至辱書帕之寵又詢及河湟事以下大夫不可得之顔色而假之晚進在明公屈已下賢則信美矣而貢也何

人也敢當此哉雖然業承問不敢不以對也夫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以來水失故道兖豫諸國瀕沮洳之苦亦已久矣今欲不與之爭利以順其性如古聖人之為詞未殫而人將齦然以笑其迂也而增庳益廉繕完故堤又耻其勞費無已而數有害焉此漢人之中策不得已而不可不講者也明公曰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者欲疏導以殺之此豈非漢人之中策歟史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豈非